

消 寒

□米丽宏

小寒,大寒,哈气成雾,滴水成冰,连节令似乎都被朔风吹雪,冻住了。

风雪的日子,冰冷的日子,更能挑动心底里悲怆激愤那根弦儿。文学大家深谙这种道理:八十万禁军教头林冲,英雄末路,被一场苍茫大雪、一葫芦烧酒救了性命,风雪夜奔上梁山;《红楼梦》大幕徐降,宝玉披着个大红猩猩斗篷,一步一插,往深雪茫茫的天地里去了。

草根百姓的冬季,一反英雄的仓皇、别季的奔波,娴雅起来了。旧版的乡下,就“一二三”九、一天天数过来。那首《九九歌》,我很小就会唱。“一九二九,跺脚缩手;三九四九,冻死猪狗;五九六九,隔河看柳;七九河开,八九燕来,九九加一九,耕牛满地走”。后来,从书上知道,这个九九歌,各地有不同的版本,流传的年代都一样久远,是始自公元前的春秋战国。从那时起,我们的祖先就开始点数寒冬了。冬至算起,九天一组,数够九组,九九八十一,九尽春来,杏花盛开,燕子也回来了。

如今,新生代大多不再去数一九二九,话题也不似《九九歌》那般,动辄是土地、物候和农事。大家追求的是过冬的温暖和精致。橙黄、酒红的客厅,暖气充沛,严冬若春。雪后初晴的午间,捧一杯普洱,立在玻璃窗前,看小区院内假山、枯枝、甬路上的雪,层层叠叠,在光影里深灰浅白地弄出一个小小童话场景。远看西山,是一幅苍茫山水雪,很够味。此时此刻,冬天给人的是一抹淡笔的宁静,还有一种天长地久的缥缈和恍惚,执子之手与子偕老,那种老诗经的浪漫,又慢慢回来了。

冬天穿着若臃肿,肥满如笨熊,走路一步三晃,扯扯拽拽,还谈什么精致呢?优雅的冬日,简洁利落,又不瑟瑟才好。零零碎碎,挂满一身的繁杂玩意儿,连耳朵、鼻子都武装起来,只露两眼看路,也太夸张了些。鸭绒袄,在大北方,真是少不了的,论它的暖和,真的不比棉花,可是,咱们图的是它的轻盈不笨拙;你看街上,从碧玉蓝到甜橙黄,从葱芯绿到紫罗兰,琳琳朗朗的羽绒袄穿起来,又纤巧又合身。女的妖娆旖旎,男的清雅出尘。

乡土版的冬装,拖拖拉拉大裤脚,松松垮垮大裤腰,女人一方格子围巾,男人一条白羊肚毛巾,邋邋遑遑一幅怪样子,基本绝迹了。

可是,伴随着这种怪样子绝迹的,还有过冬的古雅情趣。那时,诗书人家常“画九”消寒。入冬,于纸上画素梅九枝,每枝着花九朵,总共八十一朵。冬至算起,每日不多不少,毛笔染红一朵。一日一朵描下去,寒意渐渐消解,希望渐渐更生。每染梅花,心里便萌生一天比一天靠近春天的喜悦。等梅花全部染红,推窗忽见,星星点点的迎春,好一个春暖花开了!

寻常百姓家“填九”,画一幅九行九列的表格《九九消寒表》。每格中间画一个圆,叫画铜钱,共有八十一钱,每天涂一钱,涂法是“上阴下晴、左风右雨雪当中”。民间歌谣谓:“上阴下晴雪当中,左风右雨要分清,八十一格全点尽,春回大地草青青。”

那时候的私塾先生,常在冬日布置个“写九”的日课,“庭前垂柳,珍重待春风”,每字恰是九划,每划便是一天,每字便是一九,九字下来,是九九八十一天。冬寒之际,柳树都脱光了叶子,庭下瑟瑟着,人们安慰它:珍重啊,我们一起等着春风的温暖。那梅花就要染全了,那格子就要填满了,那字也写齐了,柳要萌芽了!

也许,我们不必以“熬”和“盼”的心态,急着去迎春。身在寒冬,享受冬。风雪夜,去赴一场温暖的约会,“绿蚁新醅酒,红泥小火炉”,酒不醉人,人会醉在温暖的情义里;或者,去学学那个王子猷,雪夜访友,也不必去理会到底见着了没有;学学张岱也不错嘛,大雪纷扬,荡舟湖心,拥炉煮酒,看到底谁笑谁痴。



幸福,就在那一块土里

□王定方

海子的幸福大抵是:劈柴、喂马、周游世界,再有一所面朝大海、春暖花开的房子。很多人都有如此梦想吧?但我的幸福似乎比他更奢侈一些,我还想要一小块肥土,我宁愿不要劈柴、喂马、周游世界,但我要用来养花种菜的一方土地。

但蜗居套房的我,理想还是难以实现,只好在窗台摆放了几盘花草,聊以解忧,聊以自慰。我不追求奇花异草,也不在乎花草是否名贵难得,只要它们能在春天给我带来春的信息,夏天枝叶茂盛,秋天也能呼应那个时节,哪怕冬天它们都寂寞无言。每一次,窗台冒出一叶嫩芽,我都要让老婆孩子来观赏一番。我们一起趴在窗台赞叹它们的新生,哪怕是杂草的生长,在我眼里都是生命的迸发。

我时常盘算着,有一天我能买个带院子的大房子,我一定要留出一块土地来。我要把这土地整理得干干净净的,划上几垄,每一垄都种上不同的蔬菜,每一个季节都种当季的蔬果。我要种上青菜、西兰花、土豆、西红柿、芹菜、萝卜、花菜、西瓜、南瓜、葡萄、桃子……一垄结一垄,一茬接一茬,一季接一季,决不让土地空闲。

我还要在土地的周边,还有墙角的犄角旮旯里,都种上一些花木。我要利用好每一寸土地,让每一寸土地都生机勃勃,都能报告季节的信息。

每一餐我都只要招呼着我的孩子:“娃,门口拔几颗青菜来,晚上炒炒!”娃就屁颠屁颠地摘了菜来。

我也要给娃一小片土地,让她像我小时候一样,种几棵自己喜欢的小花小菜,养一些小苗。

我小时候在家里的围墙边上铺了一层土。在那一层土上,每一年我都会种上小小的具有极强生命力的红色或者黄色的“护土花”,还有一样具有很强生命力的“夜夜红”。我还会种上一些高粱的种子——那是上一年秋天我采摘

生活中的感动与懊恼

□俞亚素

下班回家,离单元门还有好几步路,突然看见一个年轻人正侧着身子,用手推着门,显然想让我方便进入。我一边赶紧快走几步,一边连声道谢。他微微一笑,这才放开门,然后潇洒地留给我一个背影。哇!太帅了,我忍不住在心里为他点了无数个赞。

在一家箱包店挑箱包,因为没有其他顾客,店主一直很殷勤地向我推荐着各种款式的箱包。可是想到待会儿要去逛街,怕携带不方便,最终没有买成。走出店门,发现天空竟然飘起了雨。正愁没有带伞,店主却拿着一把伞递给我,说,你方便时来还好了。心底顿时涌起一股暖流。

急匆匆去医院配药,将电瓶车一存,钥匙也忘了拔,便直接去了门诊。配完药,去车棚取车,却发现自己的电瓶车被移了位,正停在看车大叔的旁边。我有些疑惑,大叔看了我一眼,若有所思地点点头:“你这姑娘,心也太急了,车子不但没锁,连钥匙都不拔。我只好把它推到跟前,方便照看。”哦,天哪天哪,真是一位雷锋大叔!刹那间觉得这个世界好可爱。

傍晚,禁不住夕阳的诱惑,我走到阳台想欣赏美景。突然,一朵“白云”从天而降,不偏不倚,刚好落在我的脚边。细看,居然是一张餐巾纸,一想到它也许擦过什么肮脏的东西,胃里顿时一阵翻滚,心底也腾地冒起一股火来,可是又该朝谁去发呢?只能叹息着用扫把扫掉,然后又狠狠地拖了几遍地。

雨天去美容店做面膜,走到店里,将伞放到指定的位置。做完面膜出来,外面雨依旧,可是翻遍了这十来把雨

回来保留的。我要让它们在那里生根发芽,待到它们长到20厘米高的时候,再移植到其他地方。

不像现在的娃,他们几乎五谷不分,甚至都不知道土豆是长在地上还是地下,西瓜是长在藤上还是树上,花生是要摘的还是挖的。

有一次我跟一位同学聊天,她说她老公一直想买一座带个小花园的小别墅,因为他想在小花园里种菜。别墅买了,可是不久又卖掉了。不仅因为小花园的草不能随便拔、菜不能随便种,还由于他们想给孩子买个学区房。

同学的老公开了家外贸公司,平时比较忙碌,微信极少发。他发的微信不是公司里的产品推荐,就是在老家上山下田。有一次他跟我说,他在他家附近的荒地上开辟了一丘田,拔除荒草,整理土地,花了好些周末。一颗颗绿油油、肥嘟嘟的苗儿正长得欢的时候,却不料荒地的主人突然要进一步开发土地,开进了挖掘机。挖掘机轰鸣着无情地铲起泥土,把它们扔进车斗里。土地上的一切,无论荒草还是作物,不是被掩埋进深土里,就是被扔进了车斗中,像一场大屠杀,无“菜”幸免。我说:“你占了别人的地,你不占理啊。”他说:“那可是已经成熟了的庄稼啊!哪怕提前贴张告示,我都能即时收了它们。暴殄天物啊!”

我和同学都是农村出来的,有农村情节不足为怪,而我的同事老张却是货真价实的城里人。他有两大爱好,喝个小酒,种个小菜。他卖了城里的两套房,在乡下买了一套别墅。

一天他在微信里发了一张“惨不忍睹”的照片,照片里的青菜被虫子咬得没有一片好叶子,光秃秃的。每一棵青菜都这样,像插在泥土里的杆子。对此,他骄傲地说:“我们家的孩子,现在都不要吃买来的菜了。”

他还自己酿酒。他说他买了酿酒的机器,“这酒分享可以,卖却是不卖的。卖这酒我亏本啊!”

幸福,也许真在那一块土里。

伞,就是不见我的那把漂亮的新雨伞。显而易见,有人爱上了我的伞并悄悄地拐走了。店里的小姑娘不断地向我道歉,然后把她自己的那把旧伞递给我使用。我无奈,只得接过了旧伞。

心情不错,于是唱着歌儿走进小区电梯,突然一股骚臭味扑面而来,歌声顿时换成了一声惊叫:妈呀,一坨狗屎!我一边捂着鼻子,一边安抚着自己的胸口,怕恶心吐出来,心里面对那个狗的主人臭骂了千万次。走出电梯不久,刚好碰上清洁工阿姨,她正骂骂咧咧地要去清理电梯内的狗大便。果真该骂!这狗的主人!狗可以不懂事,人怎么可以没有素质?

……

这就是生活,有让你感动得热泪盈眶的人和事,也有让你懊恼委屈甚至恨得咬牙切齿的人和事。感动的时候,就像“情人眼里出西施”,感觉天是蓝的,云是白的,心是热乎的,生活特别幸福美好。懊恼的时候,一股无名邪火便在体内东钻西窜,让心无处安身;即使是秋高气爽的日子,也会因为遭遇齁齁的事而感到空气稀薄,令人窒息。

其实,我们每个人都想追求幸福美好的生活,可是却往往忽略了这样的生活是需要大家共同创造的,因为我们都是生活的主人。我们每个人也总是希望能在生活中多遇到一些让心感动的人和事,少遇到一些甚至再也不要遇到令人懊恼憎恨的人和事,但是却没有想过,自己又是属于哪一拨人?那么,就从“我”做起吧,做一个“将心比心”的人,做一个“赠人玫瑰手留余香”的人,做一个传递正能量的人。只有每个“我”美好了,世界才会更美好。